

小满

仇媛媛

小满之后,田野总算有了许多的人,人们为田野大操大办,田野算是过节了。到处都是声音,嘭嘭嘭,柴油机正忙着抽水,我顺着水带的方向看到了表哥,他正对着我招手,我准备过去。突突突,路边的这家正在用旋耕机耙田,机器成了劳动的主力。

表哥的田刚刚耙好。我问他忙天还逮黄鳝吗,他说昨晚还逮了三斤多呢,叫我晚上过去吃。我说等忙罢再说吧。别了红才哥,我便往东冈上去了。地里的麦子一脸的成熟相,白色的麦芒犀利地护着麦粒,只是麦穗上有斑斑霉痕,都是春夏雨水惹的祸。

前面来了一辆小四轮,拉了一车的麦粒。拉车的后生我不认识,跟在车后面的是我的一个叔爷,都八十多岁了,一个人还种有七八亩土地,这粮食就是他的。

东冈上全是旱地,有上百亩的面积,只有一个庞然大物——收割机,在轰轰烈烈地大干,收割机一边收粒,一边粉碎秸秆,纷纷扬扬,人不得近前。但鸟儿可以,围着收割机盘旋,这倒是个很有诗意的画面。

开收割机的是我一个堂弟,他站在机器上,全“面”武装,我们没法讲话。又一个小四轮来了,开车的是四龙,四龙喊我大姑,停好车,他就过来了。我问这正在收割的地是不是他家的。他说不是,他们结成了互助小组,一台收割机配三四辆拉运车,是哪家的粮就送到哪家,有的从田里直接送到粮站,所以在外打工的人,忙季也不用回来。说罢,四龙就到车子那了。收割机自动伸出长长的管子,麦粒便像水流一样,被抽进车斗。

告别东冈,我又去了涧南,之所以叫涧南,是因为这一大片水田都在涧湾的南边。涧南以往是齐刷刷的秧田,一趟一行的,像写在田字格里的行草,很快“东风染尽三千顷”,看不到水的白,只有清一色的绿,连视线都插不进去。现在这片田地呈现三分的态势:一部分荒着,一部分种旱稻,一部分栽水稻。以往这时候田间流水哗哗,一片一片的白,现在很少看到放水了,稻子除了姓“水”,也姓“旱”了。

小满是个忙天。我问婶婶有没有活,她只说没有。那我们就做晚饭了,烧一锅豆稀饭凉着。趁天没黑,我想去看看婶家的菜园,菜园是我永恒的兴趣,它包涵了我太多的情愫。所以不管到哪,只要有菜园子,我就像遇到了知音。只是孔夫子要知道了,一定会说“小人哉”。

婶说,最近忙,天又常下,菜园子差不多都荒了。果然葱畦和韭菜畦里都是草,活也就不声不响地来了。我们先把草拔了,再用铲子给韭菜地松土,土硬得真是刀枪难入,我就一点一点地挖,费了好大气力才将草跟雨水结成的强势逐一击破。

婶婶在挖旁边的一块地,原

来这地里是大蒜头,上面的茎都困了,蒜头还好,但也到了即将溃烂的极限。我打算在天黑前,把它们都挖出来,我要让我的时间被做事充实,充得越紧实越饱满,我就越有成就感。

夏天天长,看着太阳落下去了,却还有很长的路,它才能走到天黑,而人们也就能趁着它走长长的路的功夫,能干很多的事情。夏天的黄昏,真是金子一样的黄昏。

第二天天刚亮,婶婶就起来喂鸡了。我躺在床上想着上午的活:收芫荽籽,割麦子。这都是昨天看好的活,我要在下午回去之前,把婶婶的当务之急解决掉。早上露水大,这两项活都不管做,但我可以做我的私活,到园子里把韭菜割了,搞好,然后带回家。

朝露待日晞。等露水晾得差不多了,我们下地了。有一片地,上面堆着一些裂裂疤疤的土豆,这是我一个堂妹来挖的,她觉得不好就丢弃了。婶想将这片地整出来,尤其想将地里那节节生根的草挖掉。我们又开始大干了,惊喜也是不断,光滑的土豆,一个个出来逗人了。山药蛋,这是下在地里的蛋,我们收了许多山药的蛋,都圆溜溜的,不像堂妹挖的那么磕碜。

一堆蒜头、一堆马铃薯,还有一大堆清理出来的杂草,菜园子这下利索了,没有负担了,我的心也被收拾得妥妥当当,菜园子舒服了,我也就舒服了。

接下来是割麦。婶婶的园子很大,菜种不了的就种麦,这片麦没法用收割机收,那就只能享受镰刀了。镰刀是婶上午托人新买的,我当然要试新,手感不错。

我割,婶捆,等割完,我们要一捆一捆地运到路边,再用小车推到婶家的院里。没多大的一片麦子,我跟婶足足忙了两小时,真是比种两亩地还费事。

老年人的忙,大都是这种全程的忙。他们这里种一溜,那里种一片,从早到晚的时间都耗在了这一小片里。他们不去算时间账,他们的时间就是在跟土地磨。

婶家的麦子收完了,田野里的麦子也快收完了。婶说:快到芒种了吧,老话说“大麦不过小满,小麦不过芒种”,小麦割完了,小满就过完了。

因为关注了节气,我才知道小满是最忙的节气,砍油菜是这个节气,麦连秧是这个节气。只是现在人们的忙都减份了,强度和长度都被减了又减。

既然是最忙的节气,我就做一回忙人,也算是跟节气的一个呼应吧。



雾中老家 海豚 摄

杜瓦河

徐昀

五月底的一个周末,天气晴朗,新疆皮山县教育局安排安徽援疆教师一行14人到杜瓦镇送教。我们上午9点从皮山县城出发,经315国道拐到去杜瓦镇的乡村公路,车辆行进十几分钟后,水流声逐渐入耳,一条狭长的小河裹挟着泥沙流淌在山间,这就是以出产和田玉而闻名的杜瓦河。

皮山县境内一共有五条发源于喀喇昆仑山的中小型河流,杜瓦河就是其中之一。一路上,司机操着不太流利的国语给我们介绍:杜瓦河起源于喀喇昆仑山北坡的克其克牙依拉克山,从海拔5700米的源头奔流而下,蜿蜒流经数个村落,成为哺育杜瓦镇的重要水源。杜瓦河流域涵盖了杜瓦镇、皮亚勒玛乡和皮亚勒玛农业开发区三个乡镇,居民11000多人。五、六月间正是昆仑雪水消融的季节,加上降雨,这条总长120公里的河流比平日更显湍急且泥沙含量最高,而冬季由于河床冰冻无水可取。

车辆一直沿着依河谷修建的公路蜿蜒前行。一排排高大整齐的胡杨树从车窗外掠过,远处略显荒凉的昆仑余脉巍峨耸立,零星的村落民居分布在河谷两边的绿洲里。我们一行人兴致盎然,车内欢声笑语。一个多小时后,到达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杜瓦镇中心学校并开展了两个小时的讲座、交流活动。用完中餐,该校书记和校长盛情带领我们继续沿杜瓦河向上游出发,考察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。不久,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崎岖的沙石路,车辆行驶一下子颠簸起来,但依旧不能打消一行人的热情。

到达一个叫五村的地方,我们一行人下车来到杜瓦河边。河面大概有十几米的宽度,河滩上全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,混浊的河水在河谷间蜿蜒奔腾而下,发出巨大的声响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家乡潜山市的一条大河——潜河,每逢雨季,水流湍急、水面混浊、水声洪亮,为此还产生了一个地名:水吼。距杜瓦河两边郁郁葱葱,有高大的乔木胡杨,有相对矮小的沙枣、红柳等灌木,还有远观似绿色地毯的草甸,三五成群的羊儿在其间觅食,与蓝天白云相印成趣。具有典型北方特点的平顶民居散落在河的两岸,

也许受中午毒辣阳光的影响,几乎看不到当地村民在活动。面积不大的农田里或种植着玉米、小麦,或种植着我叫不出名字的牧草。如果不是周围高大荒芜的峻山和零星分布的沙丘,我几乎忘了这是在沙漠的边缘,还以为身处江南丘陵呢。

杜瓦河上游河谷及两岸是出产和田玉的地方,我们是一群“玉石盲”,但都想当一个玉石的“有缘人”,兴致勃勃地在河滩上翻找起了玉石。寻寻觅觅近一个小时,也没体会到“它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!有了些许的疲乏,便失去了找玉的兴致了,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拍照留念,顺手捡一两个自认为好看的小石头放在包里。回到公路边,偶遇一位扛着石头、憨厚朴实的维族村民,所有人立刻兴致大增,纷纷围拢来问东问西,主题永远只有一个:玉。但令大家沮丧的是没办法买一块原石带回来,因为大家都没有带现金,而这里由于地处深山导致网络不通,手机无法支付。最终我们一行人均空手而归,但却收获了意外的惊喜——这位维族村民盛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。

近几年,国家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尤其是南疆地区维族同胞的支持力度很大,给他们新修了安居房。这位维族老乡一家五口人,三室二厅,面积大约在120平方米左右,房屋外观跟华北、东北地区的北方民居没啥区别,但大门外都搭建有长长的葡萄架,宽敞的院落里种有核桃树、枣树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。进入客厅后,我们都感到惊艳:地上铺着绣有民族风情图案的红地毯,四周的墙壁上均绘有图画,土坑上放着一张大而矮的桌子,桌子上摆有核桃、大枣、葡萄干和特色美食。虽然家里没有豪华的装修、装饰,但每个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老乡热情地将这些美食递到我们跟前,请我们品尝,并用不太熟练但我们能听得懂的国语跟我们交流。临别时,维族老乡跟我们每个人握手告别并祝福我们。此行,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民族一家亲,体会到了普通维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和朴实善良,也让我们从心里真实感受到了援疆支教工作的意义之所在。

